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

論選序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為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於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答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辯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于以示慎重耳我

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體也
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締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
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
每不得以聚觀為歎鄖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
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為一編余間閱之不
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
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
勞庶幾乎文忠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於是為之序以
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

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但覺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
之教衰而斯理不明于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
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嘗時習其
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為非徒無益而邪說怪
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
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為圖
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
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
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
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
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悉皆禁黜

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說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歧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係爲甚大也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榮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素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余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十二

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皇明綏萬方興百度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遍識天下賢豪之士獨於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名矣猶未得其爲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目其威儀余又得其爲人矣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於公署退觀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教之以和威故鄉豪市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愚民弱姓安於里閭無呼號頓挫之擾至是於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鄆陵則公之威惠在人心

者益深於前矣余既隨計不可少留公亦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於他而興吾民之思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爲公贈且志於私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滎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艱服闋身冠繡衣將歸于朝士大夫相與載酒殺饒于滎水之濱酒三行縣令沈君言於衆曰古人之別或爲文以暢情或爲圖以狀景皆所以薦交道寓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爲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滎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烟雲草樹之相涵人物舟車之彷彿其於臨別之景悉矣若夫贈言之重祝規之情則豈圖所

能顯哉此旣圖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簡默蒞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于時矣是行也益當據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宄大振風紀俾事業聞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併可以爲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未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

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訾爲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鄆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待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爲人謹於自脩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脩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得接其尤者以充近職旣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顯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發

焉余因切嘆曰人臣之歷閭闔登王階載筆如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夫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顯爲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旣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爲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爲所當爲戒所當戒

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於世今內自臺署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常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恒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為集解以釋其義雖於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詰以翫其詞求其意反諸身心而自省則當為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覽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於風紀職業為可舉矣

鄆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任土作貢見於夏書九州之上九野之望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有志以載

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於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能改易也我 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畢載圖籍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 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集以進于時鄆陵司訓王惟善實脩縣志奉 命惟謹乃摘抉經史詢諏故老據遺事於利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求其實迹提綱舉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未與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宦蹟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墀郵傳祠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釋之有無文士

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錄之再閱月始克成編乃繕寫為
帙上之 朝復將銀板邑庠傳之永久遂屬余序余謂蘭
亭之會茂林脩竹崇山峻嶺遊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
記之以傳于後况茲一邑之志有稽於古有考於今其可
尼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觀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
土樂業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
豈非政教之一助哉是為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為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
于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
則自學錄公始學錄公以文學顯於宗而其後蟬聯相繼

各以儒吏醫術著稱于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公羽於
秉忠為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
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于譜者條別以
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于
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
善於繼承者已矣於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
昌其宗支殊不知積於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
於水捧塊累石為尋丈之沼所積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
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錄公以來咸有所
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
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述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

氏之積殆發于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中之後遑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既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周氏亦云是爲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進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于朝如引年之令于時郡之交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官久矣然所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卑必舉其事知六府毗守政雖顯不易

其心孟縣號爲繁劇自君來治之有法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爲吾輩誠重其能而賢其去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於進退之際尤所慎重觀林君少而字壯而仕老而罷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非慎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于朝榮歸故里見平昔之交以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間尚當明告以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於忠勉於孝相率爲禮義之俗則林君於心歸之際益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以歲脩之所盛蓄書史將以講復思繹浚其德之源而導其流遂取

有子所謂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申辰冬萬英來以自其兄子
覃懷因繪其堂之臨據間以謂余求為之言余迪之曰
子不觀夫穡人之治田乎是穡是裝不少自懈雖有歉歲
不能為患矣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耕其理義之田勤力
約取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於朝夕者惟以脩德慎
行為務蓋德行著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以若水走
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逞之其猶
農夫忘糶裝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也萬英既
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以由務勉之
又勉不責効於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其德之積
不可一二數矣歸子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者世其其

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皆與
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亭大梁范君汝舟袁家
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蘊夫安陽苑君仲仁洎今海日昌言
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以稚昧居其間往來
相得懽甚其後素亭以薦舉進余以先君子官滿去太亨
之吳汝舟之汴希文南行獨蘊天仲仁尚留玉田而吾六
七人者千里相望三觀不可即追念往日從游之樂可勝慨
耶今年春余重遭大故居憂覃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
中州走數千里取酒為文以祭先君子并以慰余于哀次

嗚呼徐孺子之行不見於世久矣而李君獨爲之嗚呼世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疇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數年以來各縻于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於其歸途銜哀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古之爲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所爲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于懷焉後之人不然脩于己者不力而僥倖于名位之得則意氣橫肆以矜駭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私願之利欲而反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 嗟然嘆之若無所自

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覃懷王世寧其先業醫嘗有隱德而夫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於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于鄉選人皆謂是故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遺之言曰人之學有得焉而或未遇于時不足爲歎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邂逅利達不足爲多也惟學得焉時達焉則於義爲合向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幸生 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于薦書其於進而有爲之義將階于此矣雖然子將進世寧於道進於道殆未可以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榮且慶見稱者世寧慎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於人若

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爲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于四方萬國外之華夷臣妾展覲脩貢于天朝肩摩踵接畢出道途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脉理牽聯雖南北東西岐路若錙銖然而無不川匯雲集會同于輦轂之下是則司其事者雖不若顯且尊者之所爲而有關於政務之萬一要亦不可少也滎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輶驛尤劇所職或匪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餼匱竭薪芟空踈使至無以資馬瘠疋駑老不任乘服而往來雍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瑀以

敏幹給差藩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牙者繕補之飾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物之廐芟完富馬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瑀又能事長上以謹慎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於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舉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於選曹焉有不允其績者乎遂書此爲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爲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於河南庚

子之秋闈見大梁之士儀觀備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
文詞沛發踴出而開封祥符之士於他郡邑倍馬余益信
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
新於滎陽目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
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
士不止於疇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
問湯公之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於從仕者蓋
有所自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永和入其境見其墾田多
在山石險側間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不及
者皆斲崖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徙者多及
過三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子羸帽裊衣饑

粥菜羹飽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因怪而詢其故則
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刮絕群弊爲農者惟務供租
給役而無胥吏漁獵之擾爲兵者安於戍役而無軍將徵
索之苦凡吾民所以優游林壑得自力於山田者皆侯之
惠也是以田雖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
給焉人之所以無轉徙離逝者此也及至其所治則見其
爲政簡而不煩寬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股人益已
視民之飢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化磽
瘠爲豐孰撫疲困爲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
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奇士不但見於
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實爲可羨也湯公今

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而歸益勵初政九載陟明
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不爲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姑
書以贈

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竒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
中之所有而樹勛業于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
不感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爲
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
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考
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宦雖無俸異或有時而自至焉
予以施其所有則何勛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文

顯會于襄陵司訓丁君廷王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
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竒特者也問其職則
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
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
脩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爲冷職岳
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脩其職者也吾意其涵
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
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
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脩政立
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竒特
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竒特而淹於教職

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爲丁君勗云。

送教諭常頴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脩舉，職誠脩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况崇資巨秩哉？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祿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脩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黃襟帶合流，北則大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于人者，比比焉。故求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其業。黃文常君頴，詩書文雅。

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鵲合浦，而玆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于時，其不捷而退脩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未飭，必譏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圯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群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著。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爲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興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頌，接辭故於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強而言。况請之勤乎？先

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
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爲其能督租賦脩簿書謹期會而
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德化革弊政使闔境悅服而
始得稱爲賢焉蒲之爲州在山西爲巨郡然其間河山間
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隰而人之生齒爲尤繁以不加多
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少怠則其歲之所入率不
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黠吏奸民舞智乘勢搖毒害民
是以瀕年民多失其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拔有
爲之才來守是邦詢咨境內恤民生之如彼知弊政之若

茲遂精心勵飭以民事爲已任行視境內勞相耕作民食
或艱即爲之織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逋之患暇則
集令佐耆老告以 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與其遵
約束以脩禮義庶耻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俗郡邑之中
有猾胥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除之田是地雖瘠
狹作治以時而歲入倍常教條敷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
所姦豪屏迹弊政清雪而民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於
庭民庶相與歌其德於野聲名聞望孚於遠近雖古所謂
賢守者蓋不多過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廷天官旣最
其績而俾之復任蒲七之在太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
亦郡人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累累焉故知其政爲尤

詳於是述其循良之蹟有似於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爲公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所具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室無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只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廡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

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閑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

勸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勸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為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為五詩以固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素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

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饋粥彈琴於業樞壘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醞乎里閭之間稱為鄉先生而名求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者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 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囊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為詩歌美之而屬余叙

送寧海令李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爲同官間語余曰吾鄉先達有李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求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爲尚書戶部主事已而退返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纖介不豫意其志益篤篤行益脩學益勩聲名侈於時宣德改元 詔自廷臣以及外藩臬臬咸得舉所知無間踈遠時有以復春公名聞于朝者乃徵詣天官而集試之試旣徹復春公之作獨拔於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卿屬也以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於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出處榮澹遠適當一安於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譏乎且復春公方返初服時尚澹然若將終身况有百里之地領一邑之

民教化于是焉布刑政于是焉脩財賦于是焉出民之休戚于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蓋莫先乎是而復春公又豈不快於是哉未幾果有以寧海之政傳於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於去就而盡心於民事如釋者之云先是國制才能以拔舉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奮筆演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旣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故與公遊者咸欲文以張之今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爲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苟毀譽於人文辭之宣於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苟徒侈詞以諛之不幾於前之所譏乎雖然余有居一於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則其所稱道

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爲復春還寧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公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其或至於睽遠膝下爲時又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爲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

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其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又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又曠定省久踈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邪志剛其加勗哉他日者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爲序

送林鄭州序

余少遊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淳厚民俗之簡質最易導之

以善鄭之爲州當汴洛襄郟之會爲中州之名邦其土厚
其民淳所謂易道之以善者尤莫易於是先是爲之長者
或匪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爲厲威猛暴悍之氣專尚
箠笞而強民以必從民或不堪其擾而至於有言則曰俗
之訛謫焉民之刁詐焉甚至薰灼其心相伺如仇敵兩敗
俱傷而後已是豈長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
與余同考於春官其資敦厚而深於學其言簡緩而中於
理旣舉進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
嘗一過之固知其設施蓋以寬厚爲主矣又數年過鄭者
累累間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問其
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會之集他

郡之迫也吾侯則寬之卒之急而迫者以或不堪流而之
他緩而寬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俸民亦不告病焉又曰
他郡中倖之於民或漫不加喜戚於心吾侯則溫恤之意
常溢於色辭又曰吾侯高大深遠蘊於內者固非野夫小
子所知其寬厚之政即衆共所知見者灼灼如此蓋不可
掩也余惟 國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近
日復詔自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
守而儕於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寬
厚若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尚猛而事集民
安况易道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重其人遠
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 國家任用郡守之重林君其

尚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間雖不可以風土拘
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
文嶺奇麗探備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
鍾於人如蜀之岷峨連聳大江小水網紀其間則其產物
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揆楠樟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宣
其名士代出如相知子襄范蜀公文子之徒不可勝舉我
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
是不特山川為然蓋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
之良士間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閭敏歷大僚其賢

魁乎其端重其才早立其幹給累官至副運按運司副人
不台勞而指鹽利是末幾丁內艱起復為長蘆運副人皆謂
黃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尋常百十
等矣陳君慨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
財用寧有不足者乎况鹽鹺特財用之一端怠其事而廣
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於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
益利是斯為善於理財吾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
公述陳君之語告余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
全蜀山水之秀 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君者出焉及措
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
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頌頌於蜀先

君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爲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
嶄然出於衆余與之遊好如密知其爲人質厚而行方心
平而言真其與人交惟可不自是從不以勢利重輕有纖芥
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少假借余時已知其
慶心行已近厚矣入數年余中鄉舉克庸克庸克庸克庸克庸
於春官日相會屢談咲懽然無間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
祇命湖南者三年歸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玉田士子之
官于四方游於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屬余道其行夫以
余之知克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于馬有民社

焉則余心之樂爲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
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也夫士之窮居不苟則
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於前所稱者固可見之今之
爲縣蓋必能繼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章流宣山且第聖
使方百里之民知 聖天子仁愛元元之意異日惠在人
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不苟而余之知克庸者亦
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爲非所樂於
克庸也是爲序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門人關西張鼎叔正編輯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皇上臨御之七年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方面者于時
王公士悅以御史秩滿待選於吏部在廷之臣合議舉所
聞知以名上而王公與馬遂拜浙江按察司憲副侍御僕
君應元泊凡大夫士率先作歌詩以道其行而屬余序余
惟浙天下之大藩也東南際海以郡邑列者百十數而列
職之勸懲庶政之振舉獄訟之推決皆於臬司乎是仰而
憲副實協贊其使挈持其綱紀而整齊之其任之重不言

而可知王公以俊拔之資挾有為之才敷歷中外克著能聲遂為大臣之所推舉而膺此顯擢 朝命既下輿論依歸今之往也上為 朝廷之所倚任下為列郡之所具瞻所謂激揚百司之廉墨脩舉庶政之大小聽理獄訟之結皆于公之協贊是賴公宜何如思所報稱哉蓋必益端其心益潔其行益正其法以往日敷歷中外已試之才施之於大臬 使東南列郡之民欣欣樂生趨事咸安於官政之清簡而仰戴 聖天子知人任使之宜以謳歌太平之盛治斯不負 國家之所選擢矣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瀘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於京師特歸其友人云部主

事王君治合凡文遊微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壯時從先人宦遊川蜀及東歸舟過瀘陽留再宿因得登覽其山水之明麗風氣之清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常志於心不忘耳後十六七年乃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為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為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歷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身冠繡衣退居于家余復自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於官次睽離之懷既展友愛之

情弥篤僅茲一年而又思盡子職於庭闈之間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二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于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既有聞于時而鵬遠方少年一出即獲美譽駸駸乎有聞將漸及於是哉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尚益肆力於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其尊府之家聲接武其侍御兄之芳躅則瀘陽山水之秀鍾於張氏一門而流聲于後者將與二蘇同久矣

送孫給事序

聖朝大舉推恩之令朝士之給誥勅者何得賜歸展省祭之禮蓋所以勸人孝勸人忠使遂其天理民彝之至性也

士之生斯世際斯會亦榮慶矣哉給事西蜀孫公如例將歸侍御趙公其鄉人交友且密遂以書徵詞贈之余惟給事公之父某受知太宗文皇帝擢系藩省陟貳地官終于位仁宗皇帝臨御之初公自外官入見以公大臣子故慰勞至再遂誥贈地官公禮部尚書且俾扶柩歸葬宣德紀元有薦公學行者乃擢今職又以尚書公之貴封其母夫人於乎公之親若子實荷三朝之寵遇存沒蒙恩其榮慶爲何如哉今之歸尚書公雖久沒世而母夫人固無恙觀丘壠而興思拜萱闈而稱慶悲喜交集所謂天理民彝之至性蓋有油然而不可遏者矣省視之餘尚遄旋期益思國家推恩之意奕世遭遇之榮薦績勤勞俾忠孝

之節萃於一門者繼繼不忘則不惟有光於祖考抑且有光於邦家矣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慎擇其人以司其事即如今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不可皆決之於已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在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鎮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合凡交遊微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爲人純篤寬易今又歷事秋官其於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鎮爲東南天府江海之民苟有不

得其平者咸於府推乎是直希古之往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間而又本之以清脩潔白行之以忠厚明決要使怙姦捨惡者無以肆柔良單弱者得以伸則刑以清止惡之意流行於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累而爲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於獄事其子孫自此昌矣

送李給事歸省序

當國家全盛之時文運昭明之日而爲士者奮六韜際風雲仕至近侍者載筆紀事敷奏大廷樞轄百司端笏委佩翱翔乎玉階鳳池之間而恒得瞻依日月之光六丈夫官至給事其身固已榮矣而又得推恩褒嘉其父母家

室則榮及一門者又何如哉李公允恭給事禮科有年其二親雖遠在汴杞而皆康好無恙今年秋例得捧勅歸省黃門諸公咸作歌詩以款榮之而屬子序余雅知公之為人溫絕深厚和毅從容初以冠帶舉人檢校外府既無貶色及拔居今職又無滿容其器識固有過人者是宜有今茲之榮遇焉夫官至給事榮矣推恩及其一門又可謂榮矣而公之父母且慶皆受 寵錫今之歸上堂稱壽名徹州郡光動里閭又榮之榮者也展省之餘尚圖所以報厥榮者式嚴入 覲益盡心所職以敷贊鴻猷使言行事業卓然有聞則公之榮不但及其身家里閭一時又將及於天下後世也

陳氏族譜後序

天之生物一本故人必有祖祖以降雖有親疎之等而一本之傳固自若也故君子謹之必有譜以明所自而篤愛敬焉莆田陳君渠念其先世積行本慶以及厥躬而有科甲仕進之榮懼年代寢遠子孫莫古知所自而忽於愛敬也遂推所知自高曾以下列其位次行事為譜以傳於家間閱之其叙系有法述載簡實無贅且其傳會之尤蓋得其譜矣疎戚之等既以是別愛敬之始亦以是篤有補於家法倫理豈小哉陳君既不忘所本而克謹於始使其子若孫咸以是為心而繼之以不怠下後則增重是譜而一本之傳未已也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皇明以天覆之仁涵育萬物凡為臣子盡忠於國者又使
得伸其私恩於家監察御史陳公永錫以其父父卒京師
未得返視故封今年秋得請於上詔許歸葬其同官盧
君仲思合凡內臺交遊徵文以道其行永錫初以士辰
士為太宗皇帝不次之擢拜河南參議清聲惠政實被
中土繼以事謫襄漢間為編氓者十餘年永錫雖在畎畝
而慕戀闕廷之心初不少衰苟有所見必貢厥忠宣德
紀元宣宗皇帝臨御之初大新政治收錄人才士大夫
雖在謫謫之地苟有可用者咸得洗濯登進永錫遂為
所推薦授今職永錫既起自謫中列職內臺益以名節自

砥礪持身清苦無一田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產以惠
其家惟以職有未脩惕厲於旦夕之間旋以言事下獄蒙
皇上曠蕩之恩榮任如舊嘗觀古所謂忠貞之臣屢儼屢
起夷險存更而定力自如故其節行蓋於當時聲名垂之
不朽永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勤操苦心如金更百鍊無
改色殆可匹休於古人矣今之得請又將盡心於窀穸之
事必誠必信安其親體而妥其神靈其誠孝之所感雖矣
山之草木鳥獸亦將為之增悲則鄉閭之為人子者孰不
為之拭目改觀哉永錫襄事之餘其尚念使已得遂其私
恩者皆上之賜而報稱之不可緩也式嚴入覲之期
益脩厥職俾忠孝之節始終全盡足以追配古人而交遊

之間亦與有光矣

送浙江耿僉憲序

朝廷設內憲臺與外臬司皆所以綱紀庶政糾察羸負凡外臬司有所建白惟達諸內臺憲以可否之而與諸司文移絕又爲之建分司於屬部俾憲且之出獨有所止而他職雖高且貴不得以雜居其間其學異也可謂重矣至用其人必由內臺敷歷之久而又性行脩潔有問學知大體者始得以充其員而雜進之士又不得與焉其選擇也又可謂嚴矣夫以臬司之重擇人之難如此則其所關繫豈何如而任其職者其可自輕哉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耿公定氣質端方操持謹潔敷歷內臺者十餘年議論鑿鑿

精切若布帛菽粟雖非瑰奇多麗傾駭觀聽之物而實切於人生日用不可斯須缺者以故見諸建白見諸推讓見諸巡歷見諸糾察皆平正不頗季然有當於輿論之公今年冬以滿考待選於天官大臣有以公之才行聞諸朝者遂授浙江僉憲瀕行同官之士相與屬余文以送之余謂耿公以薦達之公當外臬司之重任宜何如用厥心哉要當推其立朝之言行施於藩維之間協贊長貳必以誠勤使事事皆出於正按歷郡邑則當詢問幽隱之情雪其冤而疏其滯去其惡而拔其良苟有所知見又當達之宸嚴達之內臺俾無負平日之所學若然庶足以當臬司之重任予以樹勳名於天地將垂之於不朽矣祿位云乎

哉耿公其勉之

送廣西張大參聽之行序

合抱之木足以梁千仞超逸之驥足以致千里宜乎奇人
偉二足以勝重而遠到也吾友張公聰與吾爲同年進士
其爲人奇偉卓犖一言論滾滾率多根據義理指摘事情而
可施於政治之間余嘗以巨紳絕足稱之而必有勝重遠
到之用及其爲大行人使於四方果能持身整整有以播
朝廷之威德足聳四方之觀聽未幾爲識者所推薦於監
察御史其在內臺則操守端慤而風裁凜然其巡歷邊鎮
則糾察嚴明而部屬懼服官益清名益著再爲大臣所薦
遂陞廣西大參 朝命旣下皆以得人相賀夫廣西古百

粵之北布政司爲南服之雄鎮其地旣遠且大故嘗選用
重臣有感於素爲人所推服者往踐其任非若他藩岳地
易民淳可談笑而治也惟若南廣之遠且大非得奇偉之
才則徃後有不勝任之患今張公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
擢猶層其九霄而合抱之才不覺其有負荷之重長途萬里
而超逸之足不覺其騰驤之難張公行見樹功南服馳聲
北州而有還轅結軌之期歷階而升尚未可量也公其益
以忠貞自勗慎勿以遠且大自沮使余言有不信也

送山西大參王原之序

今布政司總方岳之政而其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自縣而
屬之州由州而屬之府府則統於布政司其衆且劇如此

故其官品之高下與內六卿相埒夫以統治之大任使之
尊非宏偉特達之才殆不足以勝其任今 皇上御極之
初作興政治尤重方岳之選 爰遵 宣宗皇帝成憲詔
在廷三品以上咸得舉所聞知無間於遠邇宣德十年方
岳有以缺員上者廷臣如何薦拔而監察御史王公原之
與其列遂拜山西左叅政內臺交遊相與屬余文以贈其
行余觀山西之爲境太行起之黃河迤之西北延袤數千
里與沙漠爲際 國家嘗宿重兵以彈壓荒外而將士皆
仰山右之儲需器典禮教化刑政制作出於 朝廷者皆
藩垣之所當脩布而不可緩至於邊儲一事爲藩岳重臣
者尤宜精思其利 以紓民力以足邊 備王公以俊拔有

爲之才典教未久遷陞風紀及敷 歷內臺綽有能聲曾未
四載遂有今茲之重選以統治之大任使之尊王公之往
可不慎哉向所謂宣廣德意昭明教條使所治之民咸得
樂生趨事固爲方岳者所當務而所謂邊儲一事蓋取之
於民取之有法則民不匱而邊備實征歛無藝則民力竭
而邊備虛民生休戚儲蓄盈縮是又在藩岳之用心何如
王公之往協贊大政必當深思其宜而以次施行之斯使
軍給饒而民生遂教化以興風俗以厚則能名將有加於
在臺閣時昔漢唐選廷臣有清望者出補外職外官政蹟
顯著者復徵入用方今 聖明法古用人王公之往聲實
誠有如前所云者則入補內職蓋可期矣

揚孺人挽詩序

徵士楊孟達孺人吳氏御醫楊云之母也徵士世居金華武義實宋龍圖閣學士文簡公邁六世孫徵士胚胎前光涇濡訓典少有令聞於鄉閭間擇配得里人吳以南之女即孺人也以南故儒家而業醫孺人既受教於賢父母及歸楊氏入門而宗族咸賀盥饋而舅姑胥悅孺人書脩婦功夜習書史雖性酷嗜學而惟以禮訓是飭不爲筆札詞章之習及徵士應召至京師以疾卒時孺人方盛年二子曰云曰脩俱稚孺人乃以節自持力於家事無鉅無細必親其勞卒克教誨二子皆有成立及云以醫學訓科被召孺人但勉以忠義而語弗及私末幾云陞今職行將有

疏命之榮而孺人卒於家矣御醫均聞計將歸朝之大夫士咸高孺人之節而哀其少盡其瘁壯罹其屯而晚克與其榮作詩付挽者歌之而俾瑄爲之序瑄乃嘗觀之古昔雖閨門之間皆有詩歌箴戒以爲女範自世道旣衰而女師之教無聞孺人幸生 休明之世乃能以詩禮自脩以節義自持爲婦爲母咸盡其道雖弗克與其子推恩之榮而是詩之作春容璀璨皆足以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傳之於不朽雖孺人亦可以無憾矣是爲序

贈吏科張給事中序

鄖陵古名邑也先人與今戶科給事王公惟善嘗教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固多俊秀其穎出者亦無幾而張均志通

則居其尤焉時余侍先人遊與志通交志通質粹而不駁
氣和而不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渾然不見崖迹時復
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人及惟善公固已知其爲後來
器中之瑚璉彝鼎也時余雖少亦意其必爲鄆陵士子之
領袖焉其後余先忝科第備員內臺祇命湖荆人有自京
師來者知志通已登庚戌進士第矣又五六年余丁內艱
起復則志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家宿對榻談十餘
年前事相與握手歎歎慨然念相知之久固離合之有時
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科給事余亦復官內
臺蓋無信先人及惟善公知人之不誣而亦幸余言之偶中
也則又撫心相語期效節於 清朝殆不當冒濫榮寵滿

其志而驕其氣急其所當爲以貽譏於清議志通曰子之
言是也敢下夙夜以求自刻勵既而交遊之在京師者亦
相與慶志通之有成咸來徵詞以贈之余遂書與志通相
知相期者如此以贈云

驄馬行春詩序

春者四時之首而萬物之所從始也陽和之氣充溢旁達
初亦何待於行哉殊不知聖人有作法天子民每於歲首
恤民生之攸困慮冤抑之未伸故遣使循行郡國極困雪
冤要使遠邇之民咸得暢然遂其性故凡御史出而能廣
上德意者謂之驄馬行春吾友李君公載由進士入持邦
憲嘗領節出巡浙右山東兩大藩所至必仰體

聖天子法天子民之意燠煦疲癯疏理寃滯鋤其暴而植其柔伸其廉而遏其濁使都屋窮簷之下咸預觀世之光明寒谷沍澤之中皆得蒙氣之融扇其於行春之職可謂無忝矣故一時之賢士大夫咸樂道其善而作詩以美之余與公載爲故人故又爲之序云

送郴州守呂希君還任序

皇明方制萬里雖遠州下邑窮山深谷之民視之率如蟻較之下凡選用民牧必得其人不以輕授郴州爲湖廣之屬郡在京師西南數千里外介乎荒服之間其地遠矣呂君希君前自尚書戶部員外郎往牧其民不知者皆曰郎官顯秩郴州僻地易此居彼得無幾微於心乎其識者

白不然

聖明第

德同仁之德地雖遠而選擇匪輕呂

君必能仰體

上意而盡心所職矣及今幾年呂君果以

課最見考天官而俾之還任朝之大夫士與希君交遊者咸嘉其能相率徵文以贈其歸嘗觀韓昌黎送許鄧州崔復州序大意謂爲郡者租賦不可不均下情不可不通蓋租賦不均則民有流逋之患下情不通則人有鬱抑之憂是二者誠長民者之所當知也今呂君牧遠僻之郡而以課最見稱得非能盡心於租賦人情間而均且通乎今之歸民戴之愈久愈親租賦或均矣呂君益當毋憚煩劇視民皆如赤子不使有偏徇之私情或通矣益當詢察疾苦隱伏毋使有一毫之壅漢制治民有勞勩者多入補內職

呂君出牧遠民即以治狀稱厥今法古用人呂君入仕之
顯將漸及於是哉

送通州揚同知還任序

吾鄉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為畿甸之地居水陸
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為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
此哉蓋文振之為人性靜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
先事妄有所為以徇民故通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
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於治劇者矣因是觀
天下之大好靜者民之情使任守俸令長者皆能因其情
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闕其生教之而不拂其性熙熙然
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真不古若哉奈何俗吏不知此類

皆舞智釣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厲其威強人所難從至
於極而矜矜然以軋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
省諸已也余因文振之治通有所感故并書此以為天下
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脩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滿七十去歸其鄉昌黎韓
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以愈
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絕古昔故人得以喜稱
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脩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
陞今職乃掌前事一朝亦以引年將歸大學六館之士咸
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瑁率先謁余文以贈其

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於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德之才見於敷歷仕途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於時余皆置弗論姑即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惠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大學者數十年官滿有陞秩之典有褒封之

勅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累朝之榮遇足以起爲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爲法於鄉間者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

鄉之事

揭氏族譜序

古之氏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族或以封邑皆所以著其世也逮年歲綿歷之既久居處變遷之靡常由是族愈遠而愈分愈分而愈踈甚至總功之親未絕而相視若途人者有焉此仁人君子不能不慨然於篤恩重倫之義而誣牒之所由作也監察御史揭君孟哲手其族譜一編示余且曰譜吾所脩也吾家故有譜然歷載既久漸至舛闕今吾因而脩之畧於遠非敢忽也缺所知也詳於近非有偏也備所及也又曰原吾所自出一也由一以降之分條布雖天秩有疏數而流通之脉無異致自三年殺而期期

殺而大小功大小功殺絕免絕一之流至此勢不同而理
同觀吾譜者可以慨然於中矣余謂天之生物一本入各
親其親乃天理也自宗子之法廢而疎戚以循理以之微
也世有能卓然自叙其宗以昭其前而垂諸後者可不謂
仁人君子乎觀孟晉之脩是譜也缺所知而詳所及一本
之傳疎戚之序源委森然使其子孫族姓得有所考于以
先祖之悠遠之德于以衍嗣緒無窮之傳其於篤恩厚倫
之助豈淺淺哉余姑書此以俟子思哲至其氏族之出官闕
之顯備於首序茲不復贅云

送國子司業黃均勉

歲不... 其... 均勉

士不為未達而怠其進脩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
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為屢進屢抑
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為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然當其未遇時尚屢挫於所司况其他乎哉廣昌黃均勉
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均既得家庭之教而又遊邑
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於鄉闈屢進
屢不捷恒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均則曰我之
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為而不怠逮
今年春所司以均克貢 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
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
言農不怠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均之

爲學子即勤庶葦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
又英賢之淵藪而均朝遊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
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於洞庭之野閱狂瀾於大海之
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等爵祿之來其可辭
邪君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於天性之真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淪於習俗
奮於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爲二者所移得不謂
之賢矣乎余自爲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史
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尚爲進士與其兄子新友愛尤
篤一門之間若若之風雍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

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鄴邺沿衛東驚上潞水以抵京
師與子儀會於寓舍書則道舊故奉觴相酌夜則秉燭相
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於中達於外既而子
儀將西按關陝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
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
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庾錢積其藏號爲富室大家而乃淪
誘於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間悖爭鬪鬪之聲日聞於
人其獲罪於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於士君子齒頰間
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於孝友子儀游宦京師子新又
奉其母氏之命浮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
氏不爲習移不爲物誘於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

關陝之行亦將便道拜其母氏於堂子新其飭子弟醜酒
醪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送張僉憲之任序

監察御史張均叔潤以進士擢官內臺內之振舉風紀外
之巡歷郡邑以至奉命仗斧督察山藪之奸偷安安里
間之良善率皆秉公直矜恤之心以推行其素所蓄積要
使國家仁柔萬物之意默寓於詰姦禁暴之刑由是在
職僅逾兩考而能聲敏行已振耀乎人之耳目今年春藩
臬以缺官狀上詔廷臣各舉所知賢以補其員叔潤遂爲
大臣所推薦授江西僉憲余嘗謂官無崇卑惟得行其志
乃士君子之所願况憲僉秩既不卑而又得按劾奸貪扶

植善類有秩任之榮而得行其志叔潤兼而有之是其荷
受不輕而重也較然矣雖然御史按察雖有內外之分其
事則一叔潤爲御史既克盡所當爲今之往但當持其心
如在內臺時加以以協和使副使意不專而事父愜以至
巡歷之方益當如昔人之爲提刑雖荒崖絕島窮山深谷
緩視徐按剔去牟蠹保惠良善使單民弱婦咸得伸眉吐
氣而不爲豪橫所頓挫遏抑又見叔潤之聲克滿大江之
西斯不負國家之所擢用矣叔潤其勉之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
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

則非盡於此者也况於温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

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

國家之器使者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鄆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宮益增其所未至聞見

日益廣遂從群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宦遊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乃與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於青田之故鄉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間籍其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庭詢既

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十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挈舟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於京師相與論故舊懇懇傾瀉不能已書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宦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誦夫鵲鳩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慎言雖諄復皆出於友愛真情而卒歸於天理之至正會人曰幾何庭訓重念母夫人之高年而歸念動矣戒途有日君子於庭訓爲子而能孝於其親爲兄而能友于其弟既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於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間昔張仲以孝友見詠於詩人流譽於後世況庭訓生逢盛世

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啓蟄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久遠矣歸見母夫人更爲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御史歸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沒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於朝者親在得歸省親歿得歸祀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史陳君廷斌自拜官來于今八九年矣一旦請於朝將歸脩祀事于其家命下廷斌告別於內臺所往來因相與屬余叙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者累年雅知廷斌之篤於其親

廷斌嘗謂余曰其不幸二親皆早世今幸藉先德之庇有
列於朝欲以其祿致薄養於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
有負米之嘆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於
其歿身有所立以其光爲父母之光今 國家方舉推恩
之典他日或得尙 寵光以歸賁二親於九原使歿者有
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余起復至
內臺廷斌已自荷 國之光封其親如其秩今既得請以
歸脩祀事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矣然廷斌得遂所願
者誰之賜乎蓋由我 國家天覆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
人子主事沒祭皆獲所欲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
此告之使爲士者各加脩勉以膺 國家之 寵光以報

親恩之罔極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余於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於終于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誠者發
於中形於外悲感哀痛之心出於天性而不能自己者是
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爲中制使賢者不敢過雖不賢
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殯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
終也有大祥之期至於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
所以爲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彥輝氏
爲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即
神魂飛去及擢居御史方思秉忠効節以爲榮甫及三月
而母夫人之訃音至矣彥輝即毀瘠者不能生者遂匍匐

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內臺諸公既相與致吊又勉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彥輝遂攬淚就途余觀人之大節無踰於忠孝未有厚於孝而薄於忠亦未有忠而不本於孝者也彥輝在遊宦時既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於窀穸虞祥禫祭之間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於孝者可知矣三年釋服一觀脩職業立事功於時又將以觀其志焉

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卓然為人師者數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亦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

年為辛丑余忝進士第以澄則益益所學於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益以澄則震閑靜中涵而蓄之淬而礪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母接真儒碩士未嘗不發愧於中而重以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人偕試於春闈遂中乙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以澄以清脩之士積文之學一旦發而見用於模範之重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於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為師以澄將推所得於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切觀

世之爲師者已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訑訑然有自足之色否則靳其才而不肯盡心於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嘆以澄學成已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爲戒謙虛而恒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怠所從事他日在門墻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爲師則以澄之學進於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於天下矣是爲序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余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榮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

今年春獲與南宮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
分教之命微為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
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為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
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率
序澤宮之間歷鄉闈南宮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導
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脩
學欲其進言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
日微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 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
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為行道澤人
之劫彼一偏之見輕重平二者之間又果足為定論哉士
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解

之使不為偏見所惑云

送劉會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為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蓋二百余人于今
已十六七年矣官跡升沉出處參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
其中乎然窮通自為窮通而非人所能為窮通也劉君為
御史於余為先進其為人謙謹敏達平居與人處退然不
自滿若易可為人所動者及其於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
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如何初無所避
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為中臺諸公所稱道 聖天子龍飛
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問秩次惟其人則拔使居之
劉君遂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遊宦京師者咸謂蜀

地僻遠民苟不得其直自理爲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滯劉君以如是之才而居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以言况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在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於當時我皇明混一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一如輦轂之下况如蜀之大郡乎是宜選用岳牧必慎其人而憲臬又爲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將濯奸污慰柔良善條章布於几席之上而令自行於萬數十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

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一山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內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清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唯劉君不然在內其臺時既有聲蹟今之往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於蜀中諸公來請既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高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爲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夫以大賢爲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自不

能已者爲可知矣今之爲人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爲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爲江右之名郡建昌於南康爲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爲一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以嘗宦遊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於里閭入於人心至今未嘗有尚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 聖天子之明命往而治之夫何爲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愛民則世之誠心以治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日進官初知沛縣後知南康嘗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復知建昌是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爲同年爲南康更與余爲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爲邑無逾於愛民

過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於他求也哉亦惟質諸簡冊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施設者如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於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於中及於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爲繼賢之官之規

送李廷賢之廣昌序

安陽李廷賢少登高科年未弱冠即爲人師初任玉田司訓慷慨教人於經義或有所疑必辨析其所以然必歸諸至當而後已其門下士由科目進而備任使者前後相望官滿調官真定府庠真爲大郡而郡博又爲屬邑校庠之

所儀觀廷賢能慎所操持教文之功尤加勤於在玉田時
今年春天官取其績陞授山西廣昌教諭京師之交游咸
來徵文以贈之余昔侍先人教玉田時得與廷賢交情好
最密雅知廷賢擁臯比振太鐸者二十八年矣其所至教
有成績而人材輩出今又陞興廣昌之教廷賢必能移所
以教玉田真定者以教其士子行見山之膺薦書擢魏
科者皆出於廷賢之門昔相安定教授蘇湖間因人成就
故弟子見用於當時者或治水利或治算數皆有實用廷
賢教人之蹟既歷歷在人耳目自今之往益當思前賢所以
教人者必求實用不事空言使他日弟子散在四方不徒
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爲也賢弟子又皆有實用如安定

之門人而廷賢善教之名與之同爲永久矣廷賢其勉
送鄞縣張大尹序

國家重親民之職數選京官之有才望者出補其缺誠以
民之飢寒疾苦守令皆得親察其情而軫恤之爲之長者
能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民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吾
友清江張公始以進士擢官御史嘗按歷江南端謹清白
之行洋溢人耳目其在內臺則又議論慷慨切人望其儀刑
可知其爲君子未幾丁外艱起復方值國家選京官補
守令遂知浙江之鄞縣鄞大邑也戶不下數萬家而其俗
富者或兼併侵漁小民至不能以自立所貴乎良有司
者爲均其利而使豪橫不得肆其志貧者亦得以遂其

生公於南方之士風素所詳悉又以風紀老練之才治此大邑誠欲推父母斯民之心以仁其民必先去其蠹賊如前所云者可也公可不留意於此哉古之將大用其人必試之治民我國家立法用賢必古之稽近年京職之爲守令有聲於外任者往往徵補內職公輟風紀之榮膺民社之寄建事功馳聲譽入膺顯擢之漸將兆於此行慎勿以出入遠近介意而怠所事也於是乎書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晚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祇顯於身名加於時而或爲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爲前所云者易其心固

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忘情於進退之間此全晚節尤人之所難也 國家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者養恬

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苟及其年即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晚

節者然哉陳公少有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即官御史去

來不離御史者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推讞疑獄按歷藩

岳疏通明慎勁直之節揚遠照邇而清白之行如良玉瑩

潔尤爲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真其人哉

今陳公官滿九稔年未七十人之於此亦孰不欲少緩須

臆以冀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欽服 國章即自引

去可謂無愧於養恬退厲臣下之義我能全節於晚年者陳

公又真其人哉人得於彼或失於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

白首無愧豸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
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可名言之又可見士君子
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爲晚生後進盡節事君之法
於是乎言

送太僕馬寺丞致政序

正統元年春行在太僕寺寺丞梁陽馬公有容以年將七
十拜疏於朝乞致政歸鄉里 詔許之行有日矣太僕卿
諸公咸謂公生值 盛世自弱冠時已奮迹詩書致身顯
仕其提刑南邦毗政大府以分符陝右皆有政蹟歷歷在
人耳目間逮今白首夔食其祿示名厚祿三十餘年昔受 先
帝之命封其身及其先又得蒙今 皇上之恩俾遂其子

孫之養蓋公實荷 列聖之寵榮其際遇一何盛哉昔疏
廣受楊巨源以年老去歸其鄉當時後世相傳以爲盛事
况如馬公者仕以義退以禮其事與古人豈相遠哉又曰
昔二疏揚司業去也不有班孟堅之傳韓昌黎之詞其事
亦將湮沒不傳矣今公當 國家全盛之日而得遂歸老
之願其事美矣不有篤古者文以張之亦何以垂厥美於
不朽哉遂相率來徵辭以道其行余猶記侍先君子遊梁
陽時尚少已識公今四十餘年於公爲故人是其去也自
宜有贈况如太僕諸公稱道公之仕之去得饗其全福而
追美於古人如前所云者則余焉得已于言乎雖然太僕
諸公所以稱道公者至矣余雖重累其詞亦安能出其意

之外哉獨以余識公者編於太僕諸公美談之後以圖其不朽云

送劉僉憲秩滿序

正統元年秋山東僉憲劉公九載秩滿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道其行瑄猶記從先君子宦遊玉田時公已自爲御史巡歷畿甸瑄時尚少雖未及承顏接辭於公固已耳其風聲之清峻矣及其歸內臺按滇南按吳中按遼左敷歷內外幾十餘年勁氣直節磊磊落落震耀人之耳目而瑄亦得聆其隱隱之餘聲焉其後先君子官滿去瑄亦忝科名濫官風紀時從朝之賢大夫士詢及公之履歷則公已僉憲山東矣而談公之賢者則如出一喙焉今年夏瑄以

菲才誤叨寵命來僉憲事乃始獲識公之面接公之談因而察公之心迹公之行則疇昔聞公之名與今茲得公之實若執符契以相合蓋無絲毫之差爽於是益信公之賢爲不誣矣第以瑄晚進謏薄方將每事咨訪於公以冀寡過之萬一而公又以考績將行則瑄之慕公得公識公而不得圖所願於公者其情爲何如故因諸公之屬筆遂道瑄之重公者如此以爲公贈若公之聲績又著於東藩名位行將陟于朝著則有公論在茲不復贅云

送劉憲副之任序

雲南古南詔地方數千里境與荆蜀百越接連俗尚獷悍自前古號未易治逮我皇明天覆海宇子育烝黎雲南

雖去京師絕遠而擇人往釐一如輦轂之地由是人亦重
慎勸勵人有讀詩書習吏事進士與上國士齒者比迹相
望獷悍之俗遂變為輯柔之風正統元年冬藩臬缺員
于朝 上命在廷之臣如例薦舉以補其職時山東憲僉
劉公上清適考滿待選天官遂為所知薦陞雲南憲副或
者以謂士清老成士雲南絕遠地是其往也寧無幾微于
心哉余曰不然雲南雖遠而其民入版圖沐休澤者七十
餘年雪霜時降疫癘不興人之去來乎其間者若東西州
焉劉公茲行方將思所以上副 聖天子擇賢才任風紀
廣視聽決壅滯綏遠人之意夫何以遠近出處較計於其
間哉歟今倣古出入均勞之制任外官有重望者往往入

補京職况劉公以堅挺之資通敏之識出入風紀者二十
餘年今之性固宜年愈增而氣愈壯官彌高而志彌篤行
見樹勛績馳聲譽而有還轅結軫之期又豈久淹於南服
哉劉公道出山東憲僚屬余叙余遂釋或者之言以慰其
行云

楊氏族譜序

山東憲僉楊公手其所作族譜一帙求為之言余觀其叙
厥次也斷自五世祖榮甫而下家世古今變遷與夫生仕
出處始終既皆歷歷可考據而其本支疎戚又各有統屬
聯系而不差一舉目而楊氏之世得焉公之用心亦仁矣
哉且其五世之上畧而弗書闕所疑也五世之下詳而不

遺傳所信也疑者闕而信者傳與世之妄擬誇大其宗而
援引附會踈畧失實者異矣其用心又誠矣哉合仁與誠
因譜以示教自五世而至於十世至於百世公之子若孫
咸能以公之心爲心而儲善衍慶以及無窮則公之宗其
有不昌大者乎公以名進士爲才御史自在內臺時已荷
國家褒贈之恩延及其考妣逮陞今職而又誥封其身若
家而公之進脩方銳則所以焜耀其宗增光斯譜而貽教
後嗣者又可量乎公之家世具見譜系矣茲不復贅姑書
之所以用心而足垂十後者以還之

增命憲在茂實其滿序

察古監司也一之通壘敵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

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此強暴屏斥奸貪表拔
貞廉洗雪冤滯無民不安而又其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
之宜苟有所知見必形諸建論其職與古監司均而又
有言責繫焉任其職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而又輔之以
卓特明敏之才始爲不負所任使類非依阿泯滅昧於事
理不能爲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宜 國家簡任按
察必於內臺秋官中拔其素有幹譽者以任其職視他任
使尤慎且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袁公茂實由尚書刑部
主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年矣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
才蓋兼有之故其巡歷部屬必嚴必勤蒐詰奸慝遏抑豪
暴疏滯枉滯洗濯善柔凡可以去害澤物者爲之不厭若

飢渴之於飲食累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
所職真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懷諸公屬筆於瑄以贈
遂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怠於心無隳所事而又進
於明銓衡之下其聲蹟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
自此始異日畢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李氏族譜序

譜牒之作所以重本始別親疎正倫理篤恩愛仁義之道
備焉故士大夫苟有所作必慎於傳信而不敢易其事山
東僉憲李公廷珪念其先世培源引迪支條者遠有
所自懼傳世久遠或失其次而無以篤親親之義於是自
其高祖秀以下凡接於見聞者靡不紀錄其用心亦勤矣

考其世自秀以上世居洛陽至秀始徙居偃師二
縣皆洛陽舊邑也秀生敬瑞敬瑞生希聖希聖生五子昭煥
彬明泰泰字文中即廷珪父也文中先生少以經教授鄉
里名聲大彰徹一時數爲人所推薦或仕或否竟不至於
大顯卒老洛涯有詩集傳於家庭珪得家學累官至公職
卓卓有立生子柰柰生清白此其一也文中先生四兄
各以其系具見於譜李氏之世亦盛矣哉是譜也既皆廷
珪得於聞見而可信者使其子姓宗族一寓目而咸得其
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孝敬慈愛之風永又不
衰則李氏之世愈遠愈昌所謂仁義之道備於譜者于是
益可驗其實矣李氏之子孫其永保之

送太守楊廷實序

往年余承乏御史丁內艱歸山右則聞知趙城楊君廷實
有善政及余上京師道經其邑則見廷實正已馭吏推愛
及民興學養士凡爲邑之務先後緩急本末鉅細靡不具
舉益信廷實之善政非虛語及余在內臺廷實考績來天
宮藩臬以其治狀聞于朝又爲所知推薦遂陞知南廣
方上道聞其母夫人訃弗果之官逮茲制終起復河間郡
悴秦如主徵文以贈之余謂廷實登科爲名進士出宰爲
賢令尹曾未幾年而善譽於人人遂有領郡之命廷實雖
未到官得試所設施然以其已驗之效推之吾知爲邑與
爲郡地雖有大小民雖有衆寡分而治理又豈有二乎哉向

使廷實得臨南廣之民則其善政之流行亦何異於爲邑
而澤可遠施則有加於昔矣方今聖天子厲精圖治簡
任賢能惟所宜爲不拘秩次廷實之行其見用尚未可量
惟始終一節忠乎國而愛乎民信然爲時之名臣則余之
知廷實者益無爽矣是爲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陞秩而來其爲政務持
大體不爲苛察曾未踰年而敷厚謹信之行孚于大僚弘
廣惠愛之風被于民吏衆方仰公文於職而公屬以國慶
如京師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左右遂上章乞致政事厥既
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于大江之南余因面致口人於

一資之榮斗斛之祿猶不能無縻于心公以郎官之顯鷹
旬宣之重秩與內六卿相埒祿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
里而年又未至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於人哉公
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常職職有不脩不當冒
監祿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聰明筋力漸不逮
人恒以位踰于德食浮於事爲懼幸逢聖明優禮臣下
之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
可去之壯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事
吾舊鄉之山水丘壑以釣以釣以樂吾桑榆之
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謂幸矣尚敢以引去爲賢哉余又而
歎曰世有不變所能言其職而怠其事亦有年已至而

尚耽嗜榮祿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爲何如而公
之賢果遠於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疆而方仕者法公
位踰于德食浮于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脩其職老而可
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爲人之儀矩公之賢遠於人益信矣
憲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送李參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尚行義進足以有爲
於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迹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
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清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土生
其間襲餘風而景賢範者累累焉山東參政李公江右人
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尚生逢盛時出其所蘊奮述科目歷

職郎署采議河南廣東兩大藩自未終考 聖天子采大
臣薦舉之公議陞擢令職公既祇命就官盡所以報稱之
道以年滿七十於義當去遂上章乞致所事 詔允其請
乃擊舟將歸大江之南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序其行瑄
因念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采議適知貢舉事瑄既忝科
名荷公知尤深逮今二十年矣瑄微以非才由內臺承乏
山東憲僉而公又陞秩來采入政每追陪旦夕視公爲先
輩成德方將事事諮於公而決其可不可而公已引去矣是
其私情能無望於公乎雖然公之自處審矣績其學出其
有進仕于強壯之年于以忠乎君而愛乎民義也慎其止
謹其退乞身於耆邁之歲于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

進退一揆于義而立身求無愧於士君子出處之道蓋由
其學有所得聞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古所謂豪傑之
士公其人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若夫故鄉之溪山
林麓足以資扁舟杖履之嬉遊賓友琴書足以供風晨月
夕之吟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茲不贅
云

送黎參政致仕序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峯穹壁長溪天
壑相與削拔迴環深窈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者榮凋花
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瀰漫旋繞每晝夜晴霽
涵星斗浴日月水之百雉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

濤波洶湧噴薄湯摩雷霆擊擊聲震山谷其霧氣瀕洞轉
轉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真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
以萬計而四時溫涼蒸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
息之道爲難今山東大叅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遠
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
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爲黎公告
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
矣封樹成列先祖之立壠存焉間里如昨童稚之交遊在
焉今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款平
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
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三孝與義可謂篤於人倫將不擇

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於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
里散見於岱麓栢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湧出名曰
趵突泉之流或泓而爲迴溪駛瀨或匯而爲巨浸平湖經
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於海其南多美山層峯峭立連巒
起伏直與梁岱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
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尚存即杜少陵與李北海
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激灑其上
下葭蒲荷芰紛披燭耀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
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爲古今遊觀者之

所適正統四年夏金鑑王君昌間由監察御史擢陞山東
憲副其尊府春官學士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師從
憲副君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間往遊焉則愛其山水花草
之清麗徘徊終日眷眷然若不能去者既而戒行有日復
取道亭下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
而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蹟而適意於山水物象之觀因
是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
既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脩其職斯於天工為無曠顧可以
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

而不泄勤於問學敏於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去年秋
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
五十八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
將就道余徃送之曰百職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
道焉賢才之成恒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
其於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徃當思師之所以為師言必
出於道行必由於道教必本於道以是脩己以是淑人俾
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為世用必能擇其道
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文於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
不滿其望者徃徃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
也視節文安於所得而盡心所事為何如余因是知節文

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送浙江趙大參序

今布政司爲國藩維即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 朝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所以察吏治恤民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議濟時之要務以仰副 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爲國家之倚重繫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維必使廷臣推舉通經術知大體公忠廉謹才足有爲而又敷歷內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方岳狀缺負于 朝詔廷臣如例推舉有以

給事趙公冕名聞者公素爲 上所簡知遂命爲浙江參議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予獲與趙公遊舊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舉首選篤實實裕之資潔白脩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能舉聖賢教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爲時用者甚衆及兩任給事小心慎密事 上盡匪懈之忠當官無回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內外者克有之是宜有今茲之峻擢焉公行矣宣廣德意脩舉庶政與凡濟時之要務皆公之事也尚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焦思知無不爲爲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民知樂生內治外患不作將隱然爲藩維之重臣思不負 國家選擇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

望也若徒曰有方面之榮就其祿而怠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於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宜人孫氏壽辭序

洪範九五福之疇而壽居其首傳謂有壽而後能饗諸福信哉斯言也嘗觀諸天地之運化人稟厥賦於儲精之始氣之長短而人之脩夭自焉是以或得其上或得其中或得其下莫得而齊間有值其氣之長者由中壽而至於上壽復復福源源而未已豈非人之至願哉宜人孫氏東郡良族來配錦衣衛戶侯王公鏞克孝克順克慈克教中饋之行日彰口侯受者若下年矣宜人撫育厥子鍾卓有成立

是賢賢歟婦孫備養弗違宜人壽登八十矣而氣貌駸駸乎上壽之域得氣之悠長而饗好德富厚康寧而末艾者宜人之謂歟子鍾喜其既壽冀其不衰來以祝之則為之言曰賢哉孫母鍾氣之元柔順是則名門中饋是脩內行彌敷夫荷寵錫厥推惟恩歲時載章其身教子有立行義著聞就養備至洎厥婦孫雖邁母顏猶新既壽且祉繁樂欣欣子心既悅子孝祝母遐壽逾百其句我惟纂辭以相其勤

贈萬太守秩滿序

小辛丑科名今將三十年矣當時同登進士二百人列廷臣陟居藩郡者前後相望其聲實卓然敷歷愈久

子業愈茂者蓋可數焉今平陽太守萬公以江右文儒
八一舉而進於二百人之列及任南京都察院福建道
察御史能以風紀之節自砥礪其論事急於大體而緩
於微議法雖輕重不同而必要諸平恕糾治必以實而
不爲增飾事長官顧自處如何不隨其意爲俯仰遇吏
而已率下不假與辭色一時臺官雖趨向不同咸推服
而能九年官滿 朝廷方選京職之有聞望者以補都
察交章薦公遂陞知浙江嚴州府嚴東南大府也小民
處下邑懸隔幽遠苟有不得其直鮮能以情自達公至
一推誠以通上下之情令脩於几席人自得於海山千
夫亦皆翕然稱其有古循良風未幾以家艱去官及起

知是府公因其倍而行之以實簡府屬僅四十地方
民以萬計無追呼之擾而事皆集無凌詐之察而訟
無徵集之煩而民自勤無督促之嚴而士自勵聲稱
甚於江浙先是屬邑之民聞公滿期將近則皆奔走
於藩臬上官不約而同者數千人公固辭焉所謂聲
然敷歷愈久而事業愈茂者公其二百人之表表者
行有日絳守王汝績以余與公同年也來徵辭以贈
遂書公之事業著於郡守者如左即是以推陟明之
論有所在而其敷歷遠大之績又可量哉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爲邑者率多

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
之失而中傷之關校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
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
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爲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
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
下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
入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爲之感動信
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
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
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

斗百人藩臬以其狀上 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
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
心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
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
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
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庶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
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
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
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
之文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之尚何難之不易哉
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

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于居敬云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景泰元年春 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
巡撫方隅肅清部屬于時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
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密邇賊巢蠻獠往往乘
勢結黨類據險阻以剽劫餽運甚至蜂屯蟻聚攻城邑掠
傳馬焚民舍以流毒遠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糧道殆至
阻絕今僉都御史李公特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即馳
往救之及至指授將帥方略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

氣或潛擣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
力屢戰屢捷兵氣既銳群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朝
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峒蠻懾威感惠狐鼠遁
服不日而寇跡殆絕播境落然向之危者全阻者通餽運
安行無警言故使貴之將士食足得以戍討叛之功者皆公
全播之力也事聞 朝廷因遣使賚勅就陞今職且俾巡
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便宜處治時瑄來董餉適會
其有陞秩之命因竊念瑄昔自內臺出使山東按察時公
已自由進士擢官御史是後雖絕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
公風紀聞望揚乎內而振乎外者則隱然嘗接聽聞瑄去
年起家承之大理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聞其論天下外

臺得風憲之體者每以公爲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爲嘆
今茲公既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
公斯爲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
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
於已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自後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
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將躋崇庸參大政決
大事樹大功於天下垂聲譽於無窮是豈特立功名於一
時而已哉瑄樂道人之善而祝其有大就者也故書此爲
公贈

栢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內外臺即今之察

院也。臺曰栢臺，或樹栢於臺也。栢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
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彥由名進士爲才御史，
名其卷曰栢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冬爲收斂之時，
雪霜爲慘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於此
也。御史之職，其立於朝則毅色正言以論天下政事之得
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歷部屬則剔技姦蠹，扶植
善良，以澄肅一方之官吏，內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辯按
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決者，皆歸之御史爲之直。其在
雪其冤，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拔風厲，端方凝肅，持三
尺以明天討，真若秋冬之候，雪霜之爲氣凜然之可畏也。
然回幹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痛茹冤者爲之

沈濯別白，變易聚之機，爲身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栢
臺春霽名卷者，爲有意也。君今年夏領節來按川蜀間，以
其卷示余，且求爲序。余既論其梗槩於前矣。川蜀去京師
萬里，屬吏清白汚濁之狀，寸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
滯獄之不得疏理者，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
卷，殆見行臺所至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
春和景霽，齊而川蜀之民咸被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
之振，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
志強，氣清而才銳，自是歷階以升，推栢臺春霽之意於內，
其至於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
宣憲署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爲急，則非所望於

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叙之筠高戎瑛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戶之蠻民與永寧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爲亂遠和邇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劫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納溪南攻永寧官民廬全男女財畜多被其焚毀搶虜近賊城郭皆閉門敬言守軍民率徙家奔竄全蜀爲之騷然不寧于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叙以達納溪沿江列營壘爲防守之計涉春及夏也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上乃遣使貴州書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叙便宜

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命即馳至江口歛諸屯戍民兵爲一以其未開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觀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糧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即率諸軍進據其地公觀地圖烏蒙芒部二府常諸蠻寨之後且其與叛蠻爲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連謀爲我敵矣乃遣二府上官重錦各一純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爲下羅計之聲援戎筠皆分兵爲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取之計皆謂公規畫審密如此賊已在術中矣以兵擊之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計蠻寇常用長謀遠筭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尚有不暇誅之未晚且蠻

賊比之禽獸勝之不爲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今天子聖神仁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實欲以德懷柔之也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降者世且其罪負固不悛者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首聞令來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掠之老小公乃陳兵集諸蠻諭之曰天朝揔統萬國威令所加無強不服爾蠻乃無故相率爲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聖天子神武慈仁以爾蠻冥頑無知故不忍即加誅滅略爾既往之愆開爾自主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共饗太平若仍懷反側即誅無遺種群蠻皆惶汗伏地曰願永

遵條教不敢再萌前惡公即散遣群蠻使各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貪暴無狀者選賢能爲令佐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蠻寇既平遠邇之心遂以寧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填郭溢郛懽呼前後迎公以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成功公曰是役也皆聖天子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之有藩臬都閫諸公既相與言曰惟此叙功實僉都公之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命不可及不可無文以張其事乃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子謂僉都公伐叙蠻兵不利刃而坐致一方之寧寧息是雖聖天子之明能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懷柔爲上策其孰能宣布聖天子丕休顯德哉及群公賀其成功又推讓而不居誠

得大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矣且僉都公之美績
如此將見 朝廷陞賚之命不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
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贈四川大叅楊伯玉序

人之會合出處豈偶然哉蓋皆有理存乎其間也正統紀
元之夏余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事一時多君子之僚同
官楊君伯玉與余情好尤篤不數年間伯玉任滿陞四川
叅議余亦誤蒙 朝廷拔擢承之大理少卿正統七年伯
玉朝覲京師余得與之一會又明年余以不能厥官放歸
田里遂躬耕河汾之間分將與世終老無聞西望川蜀江
山萬里雖欲與伯玉再會知其必不可得已前年冬余復

起家爲大理丞無幾何即有川蜀董運之命復得與伯玉
會于此夫以余之老劣無能退耕田野伯玉之精明練達
叅佐大藩出處途異相去萬里已謂茲會之必不可得而
乃今得之所謂有理存乎其間者信不誣也且理者天而
已孟氏以行使止尼皆歸諸天其不以是哉今伯玉九年
考滿余亦上章乞老于朝伯玉既將東去余得報亦且北
歸矣後來會合又未可必余與伯玉亦惟皆聽於理之自
然復何容心於其間哉伯玉敷歷內外風紀之司陟叅大
藩旬宣之政其處心其操行其事業其聞望卓卓在人耳
目今茲考績之行自有重用老成之典在固無庸於贅言
姑序余與伯玉之會合出處皆有理存乎其間者以識別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及八十有四上章乞歸省於家 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大夫與景陽遊者咸屬予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為同年進士知景陽為尤深景陽自給事中累陞秋官左右侍郎值 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榮皆如景陽之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舒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於先後親朋盈集于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寧者內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音和氣藹於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景

陽之尊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天嘗無所自哉蓋由德為之基也余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且急於行義惟以孝弟忠信教其子孫而詎不及私利其子孫又能恭順敬愛而不忘其義方之訓居家脩德于其鄉為仕脩德於其官孝弟忠信之行充諸內而達於外故景陽得以荷 朝廷之寵光其尊府得以饗食子孫之榮養其尊府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無德以為之基雖有如昔人貴出一時祿厚萬鍾倍軒冕三牲以奉其親若人將以為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矣展省之餘其尚逆歸官署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脩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為 國家之偉績者而為刑期無刑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鼓琴詩

勤之金石垂之後世下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與於無窮又
豈特快樂樂于一鄉一時而已哉乎弗獲辭所屬遂書此
以贈之

送陳愈憲求言序

皇明內設都察院各道外設按察司以綱紀百僚作興政
治御史憲司官爲 朝廷監司耳目之寄得其人則綱紀
以振百司以肅而天下之政治爲之興起 列聖相承咸
重茲選御史必於進士及有望儒臣擢任憲司有缺官必
於御史有操爲者陸用之而凡吏胥雜進之才皆不得預
焉風紀之職厥惟重哉陳君求言以名進士任南京山西
道監察御史操守堅正於與之所著行若輕如鴻毛不爲

區區外物動其中逮茲歷職五年清 白之節始終如一日
其跡時政雪冤抑剔姦窟撫善柔擊豪暴皆以公平剛毅
行之而無所回互曲撓不惟風紀振丁畿甸而爲文武庶
司之所稱揚雖一時同官咸推以爲不易及其於耳目之
寄殆無愧矣哉由是聲名著於兩京適陝西僉憲有缺貢
天官即具述求言所以能官之狀于朝 上即陞前職詔
使便道之官紳衣諸公相率來請余序其行夫風紀之重
求言之能余固已言之矣今茲關陝之行求言但當益思
所任之重愈勵其節而以其已誠于內其望者擴行於方岳
之間政事有壅滯必思所以達之刑誠有冤抑必思有以
伸之姦蠹在所當去柔良在所當植強暴在所當擊與凡

風紀之當爲者以次脩舉而無替其前日公平剛毅之心
行見風紀振於關陝者將倍於南京矣近年方岳藩臬之
臣有聲績入而爲列卿都憲大僚往往有之誠使求言之
聲實著於關陝流于天朝其入膺重用之漸蓋可期哉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耳
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
視古之侯國蓋加數等以上庶之繁動以萬計而凡禮樂教
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淳末在所懲
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
需疆域城郭保障之方皆萃於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

政備舉方千百里之民相與熙然以寧不得其人則庶事
隳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於古之分
土者較然明甚以是國家選用郡守必於耳目近侍六
卿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
廷儀爲天官推選遂受朝命陞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
其內臺同官諸公偕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
重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
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夫脩己治人之道必以
古聖賢爲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紀綱去貪猾
雪冤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己以正
人由是能聲赫然彰著於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

事者如此今茲之行常德爲荆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蓋八九民庶散於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政紀綱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清肅以至錢穀封畧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於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疇昔之振風紀既以正己爲先今其統一郡之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己爲本乎已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脩于几席之上而人得於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熙然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古之賢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爲相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於外郡守有能聲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

賢固安於所職而無他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茂著聲名揚播則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爲序

送千知府赴任序

大理古南詔之地唐虞三代不及以貢賦漢唐宋歷代不登於版圖惟我皇明有天下德威誕敷無遠弗届由是南詔之地列爲雲南布政司而大理則爲雲南之大府八九十年之間朝廷禮樂教化之所漸被而南徼之俗稍變而有華風然以其地去京師萬餘里尚有獷悍未盡革者故視中國諸郡爲難治朝廷選用牧守必於風憲近侍中有操持幹局練達時俗者俾往踐其任由是南京戶

科給事平廷玉爲天官所推薦有知大理之行命既下南
京通政司參議李震偕黃門諸公來請序其事以贈余謂
大理爲雲南大府地控諸番人雜夷獠其視中國諸郡雖
曰難治然地有夷夏之殊而心無彼此之間廷玉誠能正
己心以正其左右以正其屬吏以正其編民凡典章法度
爲治之具無非心之正以推行之則彼獷悍之難治者皆
將各以其心而體廷玉之心不勞於刑法之嚴峻智術之
籠絡自皆感化於正而相安於無事之域又何難之不易
哉使不能以正心爲本而徒騁乎刑法智術之末以強其
人之必從雖易治如鄒魯之民亦將扞格而不可化况遠
人乎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廷玉由名進士列官

近侍者有年今既以操持幹局總達時俗之行之才爲
朝廷之所簡擢以牧遠郡之民必能正心以爲政如前所
云者則彼難治者將不見其難而但見其易于以樹柔遠
之佳政於南服流清淑之令譽乎 天朝則考績之公論
有在廷玉雖欲辭崇高之峻步其可得哉是爲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移
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闈部同官來言於余曰茂先
老成士也爲求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察御史兩任開
封彰德府推一參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秋官數歷中
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愆尤之及所至俱有聲蹟

近爲大臣所推薦受 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檄俾便道之
官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間旬宣
有藩垣監司有按察皆挈治民之大綱而已至於郡守則
於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兩而達之州由州而達之縣
民之休戚係於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己以廉問州縣吏
治之得失能其官者獎勸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
黜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興事之願
無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於旬宣按察不形於糾劾
而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
朝廷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其庸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
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

所以副 朝廷選任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
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
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
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惠於下藩臬二司安其賢於
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於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之哉
是爲序

送楊恒健先生歸徽州序

景泰二年冬禮部尚書楊彥謚承 詔調南京大司寇余
亦奉命承乏大理與彥謚偕來之官彥謚道語其家故錢
唐先考尚書公洪武間教諭星子叔父侍先祖就養後尚
書公以教有成績兩任鄧武徽州教授丁先祖憂服闋遂

家于徽州于時某與弟宜俱幼鞠於叔父教以經史諸書
遂皆有成立某登進士第歷任秋官陸侍郎再陞禮部尚
書今調官于茲弟宜亦由科第爲御史每念某兄弟所以
累荷 朝廷之寵擢得至顯官饗有厚祿者皆先尚書公
之積善餘慶今叔父之教育大恩先尚書公既早世養已
不逮矣今叔父家居康寧乎吾不可以無報彥謚之官明年
九月遂迎其叔父自徽至南京其叔父即恒健先生也于
時彥謚同遊在京諸卿大夫皆往拜先生于門彥謚旦夕
啓告定省承顏溫色所以怡其心志致其甘旨之奉者靡
所不至蓋移其欲孝尚書公者以孝先生也居凡幾月適
彥謚之弟宜衣繡持節亦使廣南道過南京乃得拜先生

於彥謚之官舍叔姪兄弟遂一時之會合天下榮且樂何
以加於此哉既而先生將歸徽州諸卿大夫咸謂余宜爲
文以贈其行余惟彥謚嘗談其先尚書公之世德始終以
及其叔父恒健先生之鞠育教誨而克有今茲之光榮蓋
皆感念存歿仁孝慈良之性發於心而見於辭者及先生
就彥謚之迎養彥謚又盡其所事之誠孝如此先生有猶
子如彥謚者固已充然而樂無不至矣又適彥謚之弟宜
衣繡持節便道省謁則其樂又何如哉先生今之歸也其
子姪之仕者既能秉公正廉清之道盡忠孝於 國家其
子孫之處者必皆習禮義退讓之教盡忠孝於鄉里忠孝
之行萃於揚氏之一門不惟可爲鄉邦之矜式亦可垂諸

後世而為忠孝勸矣雖然京師去微不滿千里今先生之歸興雖切而彥謚孝養之心未已也時和景良先生尚數來遊以慰彥謚之心則慈孝之風益可仰也是為序

送鄧大參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鎮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負缺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來任其職前四年時福建境內寇賊竊發流劫為患雖官軍討捕久已寧息而民困於輸給倍斂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尚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布政司參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蓋以安民之政出於旬宣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

敬謹不妄有所為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決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不二真其人也先是大司寇楊公應詔薦舉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為首章上未幾滴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于朝上遂擢為福建布政司左參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秋官與不二交遊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仁義禮樂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海宇民物熙然寧息惟時福建之民即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為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既已然矣今不二

蘊所有負所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爲司寇天官之知荷
聖天子之明陞貳旬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
其在秋官素所蓄積施爲者於大藩濼已以正左右俾大
小之事無一不出於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
其病民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而豪猾吏民在所
當治牧守得人豪猾斂迹小民無朘削脂膏之苦無吞噬
兼併之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庶有以廣
國家涵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
生興事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旬宣之良不暇又
豈復有近年之患哉不二之政績既著於南服其聲譽自
流於朝右又將躋崇庸參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

已乎

諸君之請不獲已既祝規之又期望之是爲序

送薛公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庶察百司之邪正
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
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廉明忠良者得以
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即逮治五品以
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拏隨其情之重輕謫罷徵艾之按察
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
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求領福
建之貢元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已正人持
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故其聲譽振敷乎兩京

值 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巡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
之由是按察多缺負廷求遂荷 朝命陟僉浙江憲事且
俾便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君重廷求之去借求言
以序其行夫按察與內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
任之重余固已前言之廷求以內風紀之職陟外風紀之
司今之往也余知其閑於所職譬言之車走坂舟順流駛駸
之騁康莊鷲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
樂無遺音凡憲職之宜行者將無絲毫留滯繆錯之患亦
奚待於余言雖然余尚有告焉勸於前而怠於後者人情
之常以見古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於壯年而不
免計曲約於晚歲故曰官怠於官成廷求賢者必無是失

尤願始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
任愈久而績愈茂異時庶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其振風紀
於一方者推之於遠大惠及生民光於邦家不惟著顯譽
於一時又將垂英聲於無窮矣余知廷求之賢能受盡言
故於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於前而復規
之於後云

贈凌大參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興政治乃勅遣
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爲者奏陟之
濁闇冗懦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凌
文琬老成練達乃爲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於 朝陞湖

廣布政司參議湖廣爲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畿河南相
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故其租稅
之入兵士之出倍於他藩而九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
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弭以至撫柔蠻夷之方皆於布政
司是責文琬爲天官之所推選 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
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茲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
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蓋與古方伯
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參政以及參議皆高品大官也夫
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租賦兵甲條章吏治民隱弭
盜安邊之庶政既萃於旬宣之司文琬欲盡其職所當盡
心於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

使方隅百事理治於上庶民安生於下斯無愧於旬宣而
可追擬方伯之任不然一方之政弛即一方之民不得其
所旬宣既罔稱方伯亦難擬夫何免於謂讓之及哉文琬
發身舉子必習於脩己治人之學又三爲卿屬必閑於爲
政設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
庶政畢舉以是而盡旬宣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他時
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陟明之典將有所歸參佐云乎哉文
琬陞秩之命既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其同官王公載
合凡法從交遊來求余文以贈之余雖未獲交文琬而知
其處心行己之詳然以天官遴拔之公
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好惜別之勤則其爲人必有可取

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君之請而道文璠之行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